

黃天樹 著

黃天樹

甲骨金文論集

學苑出版社

北京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甲骨文虛詞及其固定結構研究”10BYY058）

黃天樹 著

黃天樹 甲骨金文論集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天树甲骨金文论集 / 黄天树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077-4593-1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甲骨文—文集②金文—文集 IV. ①K87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1558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装帧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960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0元



黃天樹，福建莆田人。1988 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現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等。主要從事古文字學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有《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文津出版社，1991 年）、《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主編有《甲骨拼合集》（學苑出版社，2010 年）、《甲骨拼合續集》（學苑出版社，2011 年）、《甲骨拼合三集》（學苑出版社，2013 年）等。主持的科研項目有“中華字庫—甲骨文字的搜集與整理”（國家重大項目）、“甲骨文虛詞及其固定結構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十一五”項目）、“殷商甲骨文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規劃項目）、“殷墟甲骨斷代”（國家社科基金“八五”項目）等。

目 錄

甲骨文中所見的一些原生態文字現象	(1)
漢字體系的形成問題	(10)
甲骨文字構造的“二書說”	(18)
論漢字結構之新框架	(21)
商代文字的構造與“二書”說	(34)
殷墟甲骨文形聲字所佔比重的再統計	(54)
說殷墟卜辭中一種特殊的“省形”	(132)
殷墟甲骨文中的“變形聲化”	(138)
談談漢字的基本字符	(145)
讀花東卜辭割記(二則)	(153)
釋殷墟甲骨文中的“鷹”字	(157)
談談殷墟甲骨文中的“子”字	(161)
殷墟甲骨文驗辭中的氣象紀錄	(167)
甲骨文所見的商代喪葬制度	(200)
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苑囿	(209)
甲骨卜辭中關於商代城邑的史料	(218)
殷墟甲骨文助動詞補說	(245)
商代甲骨金文中的同義詞連用	(253)
甲骨文反義詞補說	(262)
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名動相因”現象	(281)
甲骨文中的範圍副詞	(294)
談談甲骨文中的程度副詞	(310)
甲骨綴合二例及其考釋	(319)
甲骨綴合四例及其考釋	(324)
甲骨綴合二例	(330)
龜腹甲新綴一則及其考釋	(332)

《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補闕	(336)
殷墟龜腹甲形態研究	(340)
關於卜骨的左右問題	(348)
甲骨形態學	(356)
龜腹甲的“腋凹”“胯凹”與甲骨綴合	(389)
柞伯鼎銘文補釋	(402)
禹鼎銘文補釋	(409)
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序	(417)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序	(420)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序	(423)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序	(425)
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綴合與研究》序	(428)
古育安《殷墟花東 H3 甲骨刻辭所見人物研究》序	(431)
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序	(433)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增訂本)》自序	(437)
《甲骨拼合集》序	(438)
《甲骨拼合續集》序	(446)
《甲骨拼合三集》序	(449)
評《甲骨文字編》	(453)
許慎與《說文解字》	(458)
古文字研究綜述	(476)
回憶在北京大學讀書的二三事	(490)
後記	(492)
附錄：本書收錄文章細目	(493)

(185) 甲·別·戶·... 保定市彩虹·古雅印刷有限公司·...	象與“因”卦體合“的見洵中文骨甲對總
(195) 開本尺寸：710×960... 1/16	歸國圖彙的中文骨甲
(210) 印 裝：31·25	歸國更彙的中文骨甲
(219) 字 數：600 千字	釋其又圖二合彙骨甲
(324)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釋其又圖四合彙骨甲
(330)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釋其又圖二合彙骨甲
(333) 定 價：180.00 元	釋其又圖一彙彙甲彙彙

甲骨文中所見的一些原生態文字現象*

提 要 漢字體系的形成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距今約 5500 年前，出現第一批能够粗略地記錄漢語的原始漢字體系。原始漢字體系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其記錄漢語的功能不斷得到完善，到距今約 3600 年前的夏商之際，形成能够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成熟漢字體系。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漢字體系。但是，由於去古未遠，仍保留了一些原生態的文字現象。例如用“文字畫”記錄語段；二字糅合書寫等。這些原生態的文字現象主要見於殷墟早期卜辭中，是瞭解漢字體系形成和進化的活化石。到殷墟晚期卜辭裏，用“文字畫”記錄語段的手法逐漸被摒棄，文字的排列越來越整齊，記錄漢語的程度日臻完善。

關鍵詞 甲骨文；原生態文字

殷人的書寫工具是毛筆，書寫材料是簡冊。用竹、木做成的簡冊容易腐爛，所以至今還沒有發現商代的簡冊。^① 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商代文字資料都是刻寫在材質堅硬材料上的，才得以保存至今。這些文字資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此外還有陶文^②、玉石文字^③等。商代文字資料中，殷墟出土的有字甲骨內容最豐富，數量最多。根據胡厚宣先生統計，大約有 15 萬片左右^④，若每片以 10 字計算，總字數已超過 100 萬字。它大體上能够反映商代後期一般使用文字的情況。今天，我們所知能够完整記錄漢語的最早的漢字體系是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約公元前 14～公元前 11 世紀）。

文字體系（簡稱“文字”）的定義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文字體系指記錄口頭語言的符號。廣義的則舉凡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皆得納入。爲了下面討論的方便，我們所講的“文字”是狹義的，跟唐代學者孔穎達給文字所下的定義大致相當。《書序·正義》云：“書者，言之記。”“書”即文字。“言”即語言。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體系是指記錄某種

*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殷商甲骨文音系研究》（01JA740015）項目的資助。

① 目前出土的簡冊，時代最早的是 1978 年湖北省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簡冊，時代是戰國早期。

② 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第 346～361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③ 陳志達：《商代的玉石文字》，《華夏考古》1991 年第 2 期。

④ 胡厚宣：《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史學月刊》1984 年第 5 期；《90 年來甲骨資料的新情況》，《中國文物報》1989 年 9 月 1 日。15 萬片中考古發掘品只佔四分之一，約 3 萬 5 千片。其餘爲非考古發掘品。

語言的文字符號的整個體系。它有自源和他源之別。殷商甲骨文是自源文字。自源文字的產生發展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進程。裘錫圭先生說：

事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文字也不例外。……對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造的文字來說，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到能够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總是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的。我們把還不能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稱為原始文字。

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曾經用畫圖畫和作圖解的辦法來記事或傳遞信息。通常把這種圖畫和圖解稱為文字畫或圖畫文字。按照“文字”的狹義用法來看，圖畫文字這個名稱是不恰當的，文字畫這個名稱則可以採用。文字畫是作用近似文字의圖畫，而不是圖畫形式的文字。^①

文字源於文字畫，而有別於文字畫。文字畫要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必須和口頭語言結合。真正的文字從表“音”開始，而這裏最關鍵的一環是假借。古人懂得使用“假借字”來記錄語言，這一小步，對於漢字體系的誕生來說是邁出一大步。我們認為，古人懂得假借“文字畫”來記錄語言之日，便是文字體系產生之時。裘錫圭先生說：

在文字形成的過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只是在表意字大量產生之後，假借方法才開始應用。……可以說，跟圖畫有明確界綫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現，是文字形成過程正式開始的標誌。^②

我們認為在漢字體系產生之前可能有過文字畫的階段。^③那麼，嚴格意義上的記錄漢語的符號即漢字何時出現呢？裘先生說：

漢字是一種獨立創造的文字，它無疑是在經歷了相當長的原始文字階段以後，才逐步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所以漢字起源的問題實際上包含了下述兩方面的內容：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漢字逐步發展成為能够完整地記錄漢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③ 如我國的爾蘇沙巴文字中找不到形聲字，也找不到假借記詞（參看孫宏開：《爾蘇沙巴圖畫文字》，載《民族語文》1982年第6期，第44～48頁）。像這種單純依靠圖像來表達概念，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我們暫且稱之為“文字畫”。

語的漢字體系的；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於何時結束於何時。由於缺乏原始漢字的資料，對這兩個問題目前都還無法作出確切的答覆。^①

我們採用裘先生的意見。從普通文字學的角度看，世界各民族文字體系的起源有其共同的規律。蘇聯編寫的《世界通史》的序言中提出一個觀點——“同時代法”。它認為，整個世界應該有個規律，這個規律體現為社會發展在時間上差不多。從古代文字的起源看，我們認為是有道理的。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古老的自源文字有古埃及的聖書字、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國的古漢字。據學者的研究，聖書字、楔形文字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大約在距今 5500 年前。^② 依據“同時代法”，我們推測，漢字脫離“文字畫”、出現第一批能够粗略地記錄漢語的符號也應該在距今 5500 年前後。這為其後黃帝的史官整理文字提供了素材。漢字體系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距今約有 3500 年，它是能够完整記錄漢語的成熟漢字體系。由此可以推知甲骨文以前一定有過一段很長的發展時期。這一段很長的發展時期由距今約 5500 年前出現第一批能够粗略地記錄漢語的符號開始，到距今約 3500 年前的商代晚期甲骨文為止，前後歷時長達約 2000 年。這 2000 年的時間可以粗略地分為“原始漢字體系”與“成熟漢字體系”前、後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公元前 3500—前 1600 年）：原始漢字體系，能粗略記錄漢語。

後一階段（公元前 1600—前 1046 年^③）：成熟漢字體系，能完整記錄漢語。

前一階段為原始漢字體系，由於草創時期，字不敷用，既採用表意和假借方法記錄漢語，又沿用圖畫式表意手法記錄一個“語段”。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裏，假借字所佔的比重少，它記錄語言的功能並不完善，還不能排擠掉非文字的圖畫式表意手法。它是以“糅合”式方法初步達到粗略地記錄漢語。後一階段為成熟漢字體系，已發展到能够按照語詞次序比較完整地記錄漢語。漢字體系像一個有生命力的“活體”，其記錄漢語的功能處在不斷自我調整、自我完善之中。對漢字體系最後形成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時代，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裘錫圭先生認為形成於夏商之際。^④ 孟維智先生認為形成於夏初^⑤。我們採用裘先生的說法。到公元前 21 世紀，隨着夏王朝的建立，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

① 裘錫圭：《漢字的起源》，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②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第 1 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③ 夏、商年代取自 2000 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編按：參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第 86—88 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④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 27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⑤ 孟維智：《漢字起源問題淺議》，《語文研究》1980 年第 1 期。

統治，文字體系愈加完善。《史記·夏本紀》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就是有力的證據。“漢字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夏商之際（約在前 17 世紀前後）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一個相對封閉的成熟漢字體系。在這個文字體系裏相對完整地保存下來古代漢字進化的軌迹。殷墟甲骨文雖然是能够完整記錄漢語的成熟的文字體系，但由於去古未遠，仍保留了一些原始漢字的活化石。在其後的古漢字體系中已經很難看到了。這種原生態的文字現象僅見於甲骨文，彌足珍貴。茲分述於下：

第一，用“文字畫”記錄語段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一種文字體系在草創之初，記錄語言的功能一定是不完善的，即文字符號與語言單位的關係不是一一對應的。甲骨文保留了一些原始漢字的面貌。有一些例子可以證明原始漢字體系曾經經歷過既採用表意和假借方法記錄漢語，又沿用“文字畫”記錄“語段”的階段。早期漢字的某個圖畫符號所記錄的有時不是一個一個的詞，而是代表一個“語段”。例如：

(1) □□[卜]，爭貞：王曰兔^①鷹^②，田爾^③其執？

（《合》^④ 6528 [典賓^⑤]

甲骨文“兔”字，為舊所不識^⑥。我們認為，象上喙鉤曲、爪子尖銳有力的鷹隼之形，是“鷹”字的象形初文，應隸定為“鷹”字^⑦。田爾，人名。其中“田”是職官名，“爾”是私名。執，捕獲。“兔”、“鷹”二字，皆名詞，顯然不是按照語詞次序記錄漢語的，而是用鷹隼追逐野兔的“文字畫”來記錄一個“語段”。“王曰兔鷹，田爾其執”意思是說，商王命令要“以鷹捕兔”的方式去田獵，然後卜問臣屬“田爾”能不能擒獲獵物。

① 此字象長耳朵擺尾巴的兔子之形，應隸定為“兔”字。《甲骨文編》當作未釋字收在附錄裏，見第 828 頁第 4603 號中的《佚》323（即《合》6528）。

② “爾”字，甲骨文作“𠂔”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編》入於附錄（見第 4834 號）。此字从“心”从“爾”。為排印方便，暫以“爾”字代之。

③ 本文引用甲骨文著錄書用簡稱，請參看《殷墟卜辭綜述》第 669～672 頁“甲骨著錄簡表”附注。下列諸種不見於《綜述》：《合》——《甲骨文合集》；《屯》——《小屯南地甲骨》；《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④ 關於殷墟卜辭的分類以及各類卜辭的時代，參看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臺北：天津出版社，1991 年；《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增訂本），第 156～160 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

⑤ 《甲骨文編》附錄第 3768 號在鳥喙前摹有“𠂔”形，我們認為摹寫有誤，“𠂔”形係勑痕而非筆畫。附帶說一下，《甲骨文編》第 0521 號所謂“鳥”字條中諸字，從字形和辭例看，其實包括很多種不同的禽鳥，有美麗長尾的“雉”字（《甲》3112）；有頸部橫貫一畫（即“矢”字之省）的“雉”字（《前》4·17·5）；有戴冠引頸張嘴而啼鳴的“鷄”字（《掇》2·59）等，有待進一步考定。

⑥ 黃天樹：《釋殷墟甲骨文中的“鷹”字》，《中國文化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43～145 頁。

中庚吉卜，殷貞：旬亡田（憂^①）？王固（占）曰：“乃茲亦田（有）求（咎），若稱。”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甶，馬𨾏（俄），𨾏（攷）王，子央亦（蹝）。（《合》10405 [典賓]）

在談這段卜辭中的兩個“車”字之前，先要對其中的一些語詞略作解釋。旬，《說文》：“十日爲旬。”殷人以甲日到癸日十日爲一句。“亡”，古音在明紐陽部，“無”在明紐魚部，聲紐相同，韻爲陰陽對轉，故“亡”通“無”，當“沒有”講。乃，語氣副詞。茲，即“茲旬”之省。“求”、“咎”上古音都是群母幽部字，故“求”在此可讀爲“咎”^②。亦，副詞，承上辭而言，當“又”講。“若稱”，于省吾先生解釋作“將興”，“乃今也有禍崇將興”^③。依于說，“若稱”屬於占辭。兕，《說文》：“如野牛而青。”小臣，官名。甶，小臣名。𨾏，讀爲“俄”。《說文》曰：“俄，行頃也。”義爲“傾斜”。𨾏，上从“兔”，下从“𠂔”，李學勤先生認爲可讀爲“攷”，義爲撞擊。^④子央，人名，與王同車參加田獵。，字形从“阜”从“倒人”，表示人從高處摔下來。《說文》“殄”字下收有古文“𠂔”，字形與“”字左旁同。《說文》“殄”和古文“𠂔”不是異體關係，應當是假借關係。^⑤據此，“”可讀作“顛”，當“跌下”講^⑥。車，甲骨文一般作或（《花》416），象一輛單轅車的俯視圖，有轅、衡、雙軛、輿和兩輪。《合》10405 前一個“（車）”字，郭沫若先生在1944年編寫的《商周古文字類纂》中最早注意到其字形與一般“車”字寫法不同，象“折軸”之形。^⑦郭說可從。“（車）”顯然不是按照語詞次序記錄漢語的，而是用“文字畫”來記錄“車軸折斷”這一“語段”的。這樣一來，“小臣甶車馬𨾏”應當在“馬”字前讀斷，讀作“小臣甶車，馬𨾏（俄）”，理解爲小臣甶所乘的田車的車軸斷了，致使正在駕車的奔馬傾斜而撞上了商王之車。後一個“（車）”字，象車箱向下而兩輪朝天的覆車之形。^⑧“”字，記錄的語段是“田車顛覆”。上引卜辭記載田獵活動中車馬發生意外的事故。卜辭大意是說，癸巳日占卜，貞人殷問，問十天之內沒有憂患嗎？商王察看了卜兆後說：“這一句還有災禍，將要發生。”

① 田，郭沫若釋爲“𠂔”，讀爲“禍”。從“田”字與見於占辭的“固”字的關係來看，郭說不足信。裘錫圭先生釋“田”爲“繇”，讀爲“憂”，當“憂患”講。裘說可從。參看裘錫圭《說“田”》，《古文字論集》，第10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② 裘錫圭：《釋“求”》，《古文字論集》，第59～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③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輅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第2期，第83頁。

④ 參看李學勤《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文物》1977年第11期，第34頁。

⑤ 參看《黃天樹古文字論集》，第320～321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⑥ 此字一般釋讀爲“墜”，此從唐蘭先生說釋爲“顛”，參看唐蘭《懷鉛隨錄·釋比》，《考古》第5期，中華民國25年（1936年）12月，第148頁。

⑦ 郭沫若：《商周古文字類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4卷，第43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⑧ 郭沫若：《商周古文字類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4卷，第43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驗辭記載果然如占辭所說的那樣，癸巳次日甲午這一天，商王驅車去追逐兇牛時，小臣甌所乘坐田車的車軸斷了，駕車的馬斜出撞擊到商王的田車，田車顛覆，與王同車打獵的子央也從車箱裏跌了下來。

(3) 𠂔王往暴虎，允亡灾？子雍馬。十二月。在徹京。

(《甲骨綴合集》288=《合》8074+11450 [賓三])

暴虎之“暴”，甲骨文字形从“戈”从“虎”，表示以戈搏虎的意思，此從裘錫圭先生釋。^①“子雍馬”，似是驗辭。子雍，人名。，與一般“車”字寫法不同，象“折轅”之形，記錄的語段是“車轅斷裂了”。卜辭大意是說，商王去搏虎，不會有灾禍吧？驗辭記載出了車禍，子雍所乘坐的田車的車轅斷了，駕車的馬遭遇灾殃。

(4) 𠂔𠂔卜貞：婦鼠，又（有）？

(《洹寶齋所藏甲骨》^②) 238 [自賓間])

上引卜辭內容是卜問婦鼠能否生雙胞胎。^③婦鼠，人名，是商王武丁的一位妃子。我們曾對記載婦鼠生育方面的10多條甲骨文作過比較詳細的整理和研究，婦鼠主要見於自組小字類和自賓間類卜辭，可以參看。^④“”字，為新出現的甲骨文字形，相當於後世哪一個字，待考。不過，考其結構，从一大“豕”（母猪），从二小“豕”（猪崽），可能也是以“文字畫”記錄“語段”的，揆其文意，意思為“婦鼠懷了雙胞胎”。“”字，也是新出現的字形。甲骨文有的字从“口”與不从“口”往往無別，“口”旁成為文字中的增飾成分。^⑤因此，“”字可隸定為“孖”。《廣韻·之韻》：“孖，雙生子也。”《集韻·之韻》：“孖，一產二子。”卜辭記載婦鼠懷孕，卜問能否生雙胞胎。

上引例（1）至例（4）諸辭都是屬於董作賓先生“五期”斷代分法中的第一期或第二期卜辭，即殷代早期卜辭。這可能反映出圖畫式表意手法到殷代晚期卜辭裏已經逐漸被淘汰了。周有光先生說：“世界各地在歷史上創造過許多種原始文字，原始文字都不能完備地按詞序記錄語言。有的只有零散的幾個符號。有的是一幅無法分成符號單位的圖畫。有的只畫出簡單的概念，不能連接成句子。有的只寫出實詞，不寫出虛詞，要讀者自己去補充。”^⑥上舉諸例中的“文

①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第350～352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② 郭青萍：《洹寶齋所藏甲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筆者應邀於2008年4月6日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作演講。演講期間，蒙裘錫圭先生提供《洹寶》238這條材料，十分感謝。

④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第143～147頁，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增訂本），第156～160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

⑤ 參看劉桓：《殷契存稿·加“口”造字例》，第233～240頁，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⑥ 周有光：《世界字母簡史》，第3～4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字畫”是原始漢字保留在甲骨文中的活化石，即“只寫出實詞，不寫出虛詞，要讀者自己去補充”。

第二，二字糅合書寫、一字析書、行款混亂

原始漢字體系經歷過二字糅合書寫、一字析書、行款混亂的階段。首先談“二字糅合書寫”現象。這種現象在卜辭裏時有所見，如《合》13711“貞：婦好不延^𠄎？”末一字爲“疾”、“身”二字糅合書寫的合體字。又如《合》32268“庚寅卜貞：惠丁酉酒^𠄎？”末一字爲“伐”、“羌”二字糅合書寫的合體字。^①茲再舉例於下：

(5) 辛卯卜，大貞：洹引弗^𠄎（臺）邑？七月。（《合》23717 [出一]）

(6A) 壬申卜：川^𠄎？

(6B) 壬申卜：川弗^𠄎？（《屯》2161 [歷一]）

例（5）中的“川”，當“河川”講。“^𠄎（臺）”即“敦”字，有迫近、損壞義。引，訓爲“長”，《詩經·大雅·召旻》毛傳：“引，長也。”邑，指“大邑商”，即洹水邊上的商朝都城。卜辭貞問洹水這條河是否長期發水而沖壞商邑，時在七月。上引例（6A）和（6B）卜辭中的“^𠄎”應爲“敦邑”二字的糅合書寫，“敦”字爲借“邑”字上面部分而有所省^②。“^𠄎”，讀作“敦邑”二字。卜辭貞問河水是否會沖壞城邑。

(7) 𠄎土受^𠄎（黍年）？（《合》9753 [典賓]）

(8) 辛巳 [卜]：受^𠄎（黍年）？（《合》28219 [無名]）

《說文》：“年，穀孰（熟）也。”甲骨文“年”字一般寫作“^𠄎”，上“禾”下“人”，描寫禾穀成熟，人負稼禾，表示“收成”的意思。“年”字上部一般從“^𠄎（禾）”。而上引例（7）、（8）兩條中的“年”字上部從“^𠄎（黍）”，可以讀作“黍年”，就跟我們不久前還在使用的單位“涅”、“呎”，既可讀爲“里”、“尺”，也可讀爲“海里”、“英尺”一樣。^③上引“^𠄎”，應爲“黍年”二字的糅合書寫的合體字。

其次，談“一字析書”現象。所謂“一字析書”，主要指把一個字的兩個偏旁之間的距離寫得過大的現象。這種現象時有所見，如《合》33193等。茲再舉例於下：

(9) 丙午卜，何貞：翌丁未其又升歲^𠄎（毓）祖丁？（《合》27321 [何一]）

① 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第33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② 參看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第114頁，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編按：此書後來正式出版，參看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第137頁，北京：錢莊書局，2009年】。

③ 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第15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𠂔”字，其實是“毓祖丁”之“毓”字。由於此字所从的“母”形和倒子之“𠂔(𠂔)”形上下分書，儼若二字。有的學者就把“母”旁誤釋為“𠂔(御)”字；把“𠂔”旁誤釋為“毓”字；把“𠂔(毓)祖丁”隸定為“𠂔毓祖丁”，並解釋說：“辭稱毓且丁，即廩辛康丁之世稱其祖父武丁也。右骨毓字省作𠂔，不从母，但以倒子之‘育’借用之，此亦何卜辭字體詭怪之一例。”^①從甲骨文辭例看，這是“一字析書”^②。

最後，談“行款混亂”現象。這種現象比較常見，如有的卜辭行款旋轉着閱讀，參看《合》19777、19829、21148、21173等。茲舉一例以示之：

(10) 射𠂔(豪)兕？ (《合》39460 [黃組])

這是一塊牛胛骨殘片，估計是右胛骨扇面部分。右側邊緣處刻有字體整飭、行款劃一的黃組卜辭。而扇面中央刻有行款凌亂的三個字。“射”下一字，唐蘭先生釋“豪”^③，可從。檢視拓片，上引“射豪兕”一辭的行款也是需要旋讀的。

從上述這些迹象來看，殷墟甲骨文距離漢字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大概不會很遙遠。裘錫圭先生說：

根據我們前面的討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原始漢字有可能已經發展到使用假借字和形聲字的階段。從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夏商之際，可能有近千年時間（約從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十七世紀左右）。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裏，原始漢字無疑是在不斷改進之中的，例如：假借字、形聲字的比重不斷提高，表意字字形逐漸簡化並趨於比較固定，圖畫式的表意手法逐漸摒棄，記錄語言的完整程度越來越高，文字的排列越來越整齊等等。尤其是在夏代，我國大概已經正式進入階級社會，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統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進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就是原始漢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這種改進為漢字在夏商之際基本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打下了基礎。^④

綜上所述，可小結如下：

文字源於文字畫，但又有別於文字畫。文字畫要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必須和口頭語言結合。真正的文字從表“音”開始，而這裏最關鍵的一環是假借。古人懂得使用“假借字”來記錄語言，這一小步，對於漢字體系的誕生來說是

①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1089頁，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年。

② 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第15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③ 唐蘭：《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第167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④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年第3期，第170頁。

邁出了一大步。我們認為，古人懂得假借“文字畫”來記錄漢語之日，便是漢字體系產生之時。漢字體系的形成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依據“同時代法”，我們推測，在距今約 5500 年前，出現第一批能够粗略地記錄漢語的原始漢字體系。原始漢字體系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其記錄漢語的功能不斷完備，到距今約 3600 年前的夏商之際，形成能够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成熟漢字體系。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漢字體系。但是，由於去古未遠，仍保留了一些原生態的文字現象。例如用“文字畫”記錄語段、二字糅合書寫等。這些原生態的文字現象主要見於殷墟早期卜辭中，是瞭解漢字體系形成和進化的活化石。到殷墟晚期卜辭裏，用“文字畫”記錄語段的手法逐漸被摒棄，文字的排列越來越整齊，記錄漢語的程度日臻完善。

參考文獻

- [1]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 年第 3 期。
- [2]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 [3] 裘錫圭：《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 [4]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 [5] 孫宏開：《爾蘇沙巴圖畫文字》，《民族語文》，1982 年第 6 期。
- [6] 周有光：《世界字母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
- [7]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8] 孟維智：《漢字起源問題淺議》，《語文研究》1980 年第 1 期。
- [9]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 年第 2 期。
- [10] 李學勤：《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 [11] 郭沫若：《商周古文字類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 4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
- [12] 郭青萍：《洹寶齋所藏甲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13]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 [14]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 年。
- [15] 唐蘭：《懷鉛隨錄》，《考古》第 5 期，1936 年。
- [16] 唐蘭：《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原載《漢藏語學報》第 4 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漢字體系的形成問題

提要 漢字是自源文字。漢字體系的形成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在秦漢以前，漢字體系的形成有“先文字”和“古文字”兩個階段。依據“同時代法”等作通盤考慮，我們推測，漢字脫離“圖畫、刻劃符號”而出現第一批能够粗略地記錄漢語的符號大致在距今 5500 年前後。“先文字”階段的時間下限在此之前，不能記錄漢語。“古文字”階段的時間上限在此之後。“古文字”階段的前期是“原始漢字體系”（距今約 5500 年至 3600 年），能够粗略記錄漢語；後期是“成熟漢字體系”（距今約 3600 年至秦代），能够完整記錄漢語。原始漢字體系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其記錄漢語的功能日臻完善，到距今約 3600 年前的夏商之際，形成能够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成熟漢字體系。

關鍵詞 漢字起源；圖畫刻劃符號；漢字體系

人類在 200 萬年以前已經有了口頭語言^①。而文字體系的形成要晚得多，祇有幾千年的歷史。在討論漢字體系的形成問題之前，必須先要考慮以下這些問題：

- (1) 明確“圖畫、刻劃符號”與文字體系的區別。
- (2) “圖畫、刻劃符號”質變為文字體系的關鍵是什麼？
- (3) 明確什麼是文字體系？
- (4) “成熟漢字體系”產生的條件是什麼？

文字體系的定義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文字體系指記錄口頭語言的符號。廣義的則舉凡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刻劃符號皆得納入。我們所講的“文字體系”是狹義的，也就是說該文字體系裏面至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所謂“文字體系”是指記錄某種語言的整個體系。“研究文字形成是以文字體系為對象的。”^② 我們不說“文字的起源”而說“文字體系的形成”，是爲了把“文字體系”跟“圖畫、刻劃符號”區分開來（詳下）。“文字體系”必須記錄語言，哪怕是短短的一句話。能够記錄短短

① 李學勤：《夏商周斷代工程與古代文明發源》，《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5 卷第 1 期，第 3 頁。

②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 年第 3 期，第 162 頁。

的一句話，這就發生了“質變”，脫離“圖畫、刻劃符號”，初步具有了文字體系的性質。例如“從畫四頭鹿或劃四道綫來表示四頭鹿的意思，進步到用‘𠂔’這兩個符號來記錄‘四鹿’這兩個詞（在古漢字裏，‘四’本來就寫作𠂔）”^①，就有了“原始漢字體系”的雛形。“但是要做到使語言裏的每一個成分都有記錄它的符號，是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的。在這個過程裏，那些已經出現的詞的符號，還不能完整地把語言記錄下來，因此也就不能完全排擠掉非文字的圖畫式表意手法，往往跟圖形混在一起使用。爲了跟後來成熟的文字相區別，我們把它們稱爲原始文字。原始文字出現以後，經過很長的時間，通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進，才發展成爲能够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②“原始文字體系”出現以後，“圖畫、刻劃符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與“文字體系”仍同時並存。大概是在“𠂔”的“𠂔”等類跟“圖畫、刻劃符號”有明確界綫的文字開始產生之後，才在它們的影響之下，像“𠂔”等一大批“圖畫、刻劃符號”，逐漸與語言掛鉤，脫離“圖畫、刻劃符號”，投奔到“原始漢字體系”中來，成爲真正的文字符號。

從古到今，文字體系的形成問題一直備受關注。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等來看，我們認爲，在秦漢以前，漢字體系的形成大致可分爲“先文字”和“古文字”兩個階段。爲了讓大家對此有一個總的瞭解，我們先把結論列在下面，然後再詳細討論。

第一個階段是“先文字”階段，其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3500 年之間，祇能用“圖畫、刻劃符號”記事或傳遞簡單的信息，但不能記錄漢語。

第二個階段是“古文字”階段，其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3500 年至秦漢之間。“古文字”階段的前期是“原始漢字體系”（前 3500—前 1600 年），能够粗略記錄漢語；後期是“成熟漢字體系”（前 1600—前 221 年），能够完整記錄漢語。

這兩個階段的接續關係是先有“先文字”階段後有“古文字”階段。但是“古文字”階段出現以後，“先文字”階段所使用的“圖畫、刻劃符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與“文字體系”仍同時並存。二者既互相獨立，又互相影響，互相轉化。“跟圖畫有明確界綫的表意字的產生，有助於使那些本來跟圖畫分不出明確界綫的象形符號，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爲真正的文字符號。”^③“圖畫、刻劃符號”一旦跟語言掛鉤，就轉化爲“文字體系”裏的符號了。

上述“先文字”階段祇能用“圖畫、刻劃符號”記事或傳遞簡單的信息，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 2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②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 年第 3 期，第 162 頁。

③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 5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